

二〇一九歲次己亥護世息災清明祭祖繫念超薦法會開示

悟道法師主講           （第三集）           2019/5/5           新加坡濱海  
灣金沙博覽會議中心一樓           檔名：WD32-039-0003

尊敬的諸位法師，尊敬的蔡會長，尊敬的諸位齋主，諸位同修大德、義工菩薩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今天新加坡淨宗聯誼會己亥清明祭祖繫念法會，到此圓滿。我們每次的共修，總是不能忘記淨老和尚時常對我們的開示，這些勸導的話，我們要常常記住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和諧。

我們一個團體，如果不和諧註定就要失敗的，自古以來，古今中外都是一樣的，所以和諧非常重要。要怎麼和？實在講要學習。我記得好像二〇〇四年，香港佛陀教育協會辦一個六和敬的論壇，也請我去講十五分鐘，就是講六和敬。我就想來想去怎麼和？這個和我們看雙方面的，和是雙方面，單方面，有一方面不和也不行，是雙方面的。所以我們還是要回歸到，凡夫的身分，六和敬它的標準比較高，是佛門僧團六和敬，見和同解、戒和同修、身和同住、口和無諍、意和同悅、利和同均，修行沒有到達這個層次，實在講做不到。如果真正要能做到，起碼這個團體大家都斷見惑證須陀洹果，大概修六和敬就沒問題；如果還沒有斷惑，還有煩惱很難做到。我們還是要回歸到儒家的，「禮之用，和為貴」，要依禮。如果沒有這個禮是很難的，我們凡夫怎麼和？要怎麼樣和？這個理想是很好，不知道怎麼做？所以要提倡禮，禮以和為貴。所以我們都要學習的，才有可能慢慢的來靠近，來接近這個和。大家想想，為什麼會不和？意見不一樣。他要這樣，他要那樣，每個人的看法都不一樣，因此我們要有個標準，就是以儒家的禮我們來學習。以聖賢講的話，聖言量來做我們修學的標準，才有可能和，這點我們一定

要記住。

我記得是一九九四年第一次到新加坡主七，打佛七，那個時候還沒有淨宗學會，都在居士林。一九九四、九五、九六年在居士林，講《無量壽經》福建話的。好像九七年淨宗學會才成立。昨天我遇到韓館長的表嫂，今天也遇到，二十五年前來，韓館長說她表嫂住在新加坡，所以過了二十五年了。那個時候我四十四歲，今年六十九歲，我來新加坡前後二十五年。這個當中在大陸做百七停兩年，什麼地方都沒去，在大陸。其他時間，我記得差不多每年都會來一次，有時候有兩次。這些年一年也都是有來一次，跟這些同修大家見見面，見面總是不能離開我們淨老和尚這些教導，這個教導非常重要。淨老和尚早年來新加坡，就是辦淨宗弘法培訓班，那個時候我也參加了第三屆。那個時候還不是很提倡中國傳統文化，後來大概到了二〇〇一年，老和尚看到四眾弟子學大乘佛法，都沒有成就，經講了這麼多年都沒有成就，發現沒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。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，二〇〇一年以後他就不斷的提倡中國傳統文化。學中國傳統文化，幫助我們學佛做基礎；學了佛，幫助我們深入中國傳統文化，兩方面是相得益彰的。

最近我也是很多事情非常困擾，也找不到方法在哪裡。淨老和尚提倡《群書治要》的確非常重要，現在在聯合國推的這部《群書治要》，的確非常重要，不管各行各業，哪個行業都用得上，我們道場也需要。《群書治要》講政治，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，只要是管理眾人的事情，都叫政治。不是說一定要到政府那邊當官，才是政治，其實只要管理眾人的事情，都離不開政治的，就是政治，管一個家庭也是政治，管一個店也是政治。所以雪廬老人在《論語講記》裡面講，我們沒有學這個，管一個商店，你管兩個人都管不了，你都帶不了。所以我一直在找這個問題，因為碰到的都是這方面

的問題。我現在慢慢的體會到，我們現在生活上所有的問題，都在《論語》裡面。所以宋朝的開國皇帝趙匡胤講，「半部《論語》治天下」。日本人對《論語》最重視，還有《群書治要》都是流傳到日本，再傳回來中國的。所以我們中國人也要特別的重視來學習，這個非常重要。我們如果不學，實在講念佛往生都沒把握，這是我個人的經驗，沒有把握，我們念佛也希望這一生往生西方。如果現前我們還沒有消息，我們念佛還沒有見到佛，還沒有見到極樂世界，在作夢的時候還沒有夢到極樂世界、夢到佛，我們就要警惕了。我們還沒有消息，只是口中念，心沒有念，這個都在《論語講記》裡面。

雪廬老人他九十二歲第二次講《論語》，六十幾歲講《論語》教大家學禮貌。九十二歲講《論語》，他老人家看台中蓮社的蓮友三十年，第一個十年往生的最多，第二個十年就少了，第三個十年就更少了。他發現後面的人，都沒有傳統文化的底子，所以念佛不成功。所以才添講《論語》，幫助蓮友念佛往生的。在《講記》裡面，因為他是對蓮友講的，不是對外面人講的，對外面他不會這種講法。在《論語講記》雪廬老人講，他在世的時候，他講的東西是不准對外公開的。現在他往生三十幾年，現在才公開的。所以他說他很不願意到外面去講，為什麼？到外面講有忌諱，客氣，有很多地方不能講得太明白。不能講得太明白大家聽不懂，除非根器很利的，像六祖那樣一點就開悟，那個才行，一般人聽不懂的。講得很精闢了都還聽不懂，那你說講得很含蓄他怎麼會懂？那更不懂。他講到第十七篇就往生了，九十二歲講的，講到九十七歲往生的，沒講完，後面還有幾篇沒有講完。所以我建議大家要來學習這個，對我們念佛很有受用。現在學《論語》就是保住一個人格。

我們中國的政治是禮治，不是法治，法治是用法律來處罰的，

禮是用人的良知、羞恥心來約束自己的，禮是不勉強人的。法律是強制執行的，那個叫法律，禮樂推不動才要用政治，法治。所以《論語》裡面講，「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。」用政治定法律來管人民，犯罪了把他抓起來判刑，人民他沒有羞恥心，法律一鬆動他一樣犯法。所以孔子講，要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」要啟發他的羞恥心，所以中國的政治它是禮治，學禮非常重要。大家不學禮，我們不依聖人講的，用我們自己的認為怎麼樣做才對，都是錯的，我們現在，往往好像我們在做好事，其實都是做錯了。《了凡四訓》講「以善心而行惡事」，心是好心，事情做錯了，做得不對。

例如孔子的學生原憲，他那個時候也是在政府那邊當官，有領薪水。他說我用不了那麼多我就不領，跟孔子講，我就不要領那個錢糧，他都不要領，我用不了那麼多我不領了。孔子說不行，該給你的你就要領，你自己用不了可以幫助你的親族，比較窮困的你可以幫助他。或者雪廬老人他講得很幽默，你要丟到海裡也可以，你就是要拿。台灣四年前選市長，有一個候選人說，我當選了市長，市長的薪水我不拿。我就知道他沒有讀過《論語》，他想要當市長他沒讀過《論語》。所以當時我看到報紙，他說他當選了不拿薪水，你說對不對？他很好心，你看他薪水都不要，我們一般講他不錯，你看他連薪水都不拿。不對，這個問題，孔子那個時候就有了，他的學生就這樣，孔子說不對，這樣不行的。所以我們現在有很多問題，都是在《論語》裡面，給我們很多的啟發。

我們新加坡淨宗要再興盛起來，一定大家要一起來學習，如果大家願意發心，我就捨命陪君子，來跟大家一起學。如果大家覺得不需要，我也就幫不上忙，實在講也是幫不上忙。所以我們一定要記住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我們一個小道場，幾個人人都搞

不定了，像雪廬老人講，一個商店二、三個人都搞不定，你還能做什麼？現在全世界所有的道場都有同樣的問題，為什麼有同樣的問題？因為都沒有依老祖宗的標準來修，各人有各人的看法，天下大亂。在《群書治要》也講得非常多、非常徹底。所以我現在華藏每天早上吃飯，都要放蔡老師在馬來西亞講的《群書治要》，這一套要多聽聽，我們才知道怎麼做領導的，被領導的應該怎麼做。一個團體，如果有人能夠勸諫才不會失敗，你看士大夫有三人勸諫他就不會敗，諸侯有五個人勸，帝王如果七個人勸，這個國家縱然他的國君不是很好，像衛國的國君不是很好，但是他沒亡國。家裡如果沒有孝子勸他的父親，這個父親可能也常常做錯事情。你看《群書治要》裡面講勸諫。

所以我今天講的這些，實在講是衝著二十五年的交情，不然我來二十五天，肯定不會跟你們講這些，講這個不是得罪人嗎？對不對？《常禮舉要》講「交淺不言深」，交情淺不講深入的話，客氣話就好，交情比較深才多講一點真話。不然我很累，來這裡跟大家耗沒意思。所以我想想，有二十五年的交情，應該可以講明白一點。如果聽我這些話，你明年就不來了，實在講我跑了二十五年，白跑了。我們為了新加坡這個地方淨宗會愈來愈好，不要給其他國家地區淨宗同修看笑話，大家一定要自覺，自己要自救，自己要站起來。辦這個教育非常重要，所以這些年來淨宗學會有了變化，現在有淨宗聯誼會，也有多元文化促進會，有很多很多，這個問題都是同樣的。在台灣，在大陸，在美國、加拿大，在什麼地方都是一樣，只要有人的地方都是差不多，都是這個問題，都是貪瞋痴這些煩惱。所以這些問題，統統都在我們老祖宗這本書裡面，我們大家應該要好好來學習，我們才會提升，才會進步。

祭祖，我如果沒有讀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不知道祭祖有

這麼多的大道理在裡面。以前看主祭官，祭祖是當官的在當主祭，在台灣都是縣市長當主祭。看這個官員他在祭祖，這是好官還是不好的官，從這個祭祖看出來。所以我沒有讀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實在講我也不懂，現在愈看這愈不簡單。不是說我們這個儀式舉行，舉行完了，舉行這個幹什麼？裡面很多道理，所以我們要發心來學習。明天晚上，同修啟請講一下，因為時間也是有限，只能選擇幾條跟大家分享分享、學習學習。因為明天這個也是臨時加的，原來明天是要給我放假的。後來我說如果沒有事，我就機票提前，明天就走了。如果要講經我再留下來，所以蔡會長再給我租那個地方。來這裡一趟也不容易，多一點時間跟大家學習傳統文化，我覺得還是值得的。

好，大家時間也不早了，這裡還要撤場，就不耽誤大家的時間。非常感恩大家的發心，大家出錢出力來辦祭祖繫念法會，也是功不唐捐，必得佛力加持，福慧增長，六時吉祥，身心安康，事業順利，闔家平安。我們明年見，阿彌陀佛！